

香

卷百三
十九之
四十五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四

房張李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

忠聚歛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

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
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
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
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
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
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
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
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
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慙將中軍自武

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慙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哀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瑄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

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瑄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于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

出瑄爲鄆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
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
攘民居相淆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
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
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
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
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
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
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
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募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旣又與崔

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琯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畧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卽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率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計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卽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

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畧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

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
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
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
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
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
愎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
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
思明提范陽獻順欵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
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

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
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
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帝以鎬
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
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
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
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
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
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
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

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

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
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
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
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
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
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
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
斥置蘄春郡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

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
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
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
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
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
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
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